

理性求真 黃偉森 六禮

在資訊紛飛的年代，每日都在上演着一場又一場的偵探遊戲，查找着蛛絲馬跡；亦有人選擇做圍城外的旁觀者，置身事外。在我們成長的路途上，無論老師還是父母都在教導我們「理性求真」，但大多是根據着「多角度思考」而得出來的一套社會公式，對着種種資訊都以此做價值判斷。貌似這理論可以行千里之遠。

所謂理性是以一種客觀準則去看待事情的真偽，以多角度去分析和思考。日常生活中，我們正不斷應用。例如尋找餐廳時，我們總會在網上查看其評價，有食物質素都服務態度，又便捷程度到外在環境，我們都一一細閱，已作出明智的決定。又或者前往澳洲旅遊時，我們總會查閱不同的旅遊雜誌或上網瀏覽網誌或評價，從而變色當中資訊的真偽，然後找到自己最想去的地區，例如珀斯或者墨爾本或者找到最具意義的活動，如跳降傘等，這些都讓我們旅程有更好的享受。不過，我們有否發現我們所下的判斷都是建基於別人的主觀感受，那這還叫客觀理性地求真嗎？顯然不是。以上述的食物和旅遊根本就是主觀的，不可能做到理性求真，因為每個人的感官想法根本截然不同，所以不必對生活日常下理性求真的限制。

或者有人會認為新聞一定能理性判斷。因為有數字以及大量的研究佐證。例如最近的科興疫苗以及牛津大學疫苗的成效以及其副作用，都具備臨床報告以及研究，在如此充足且透明資訊量的情況下，我們只要看不同傳媒的出版便能夠知道更準確的資訊，以更全面的角度去判斷求真。然而數字的資訊最為人喜歡，因為感覺上客觀；但同時有最為人厭惡，因為容易迷惑人。我們單靠數字並不能求真，當中我們忽略了數字的真確性以及數據如何得出，在充滿未知下我們相信了數據而做價值判斷，這筆蒸餾理性所下的定義互相違背了嗎？社會上其實很多的理性分析都只是集合各科的主觀體驗，混以數據資料所形成的。我們在分析的時候總是會傾向社會大眾所認可的一方，這也是一種人數上的數據分析。

可是，相信大家都聽過三人成虎的故事，一人傳出謠言抒發力不大，可當社會上有更多其他人相信了，導致了連鎖效應，最終大家都相信了。但可能真相猶如趙高指鹿為馬的故事一樣，令真相被大勢所趨所掩蓋。

其實，真正的理性求真是以理性的良心去做探究，不一定下得了判斷。倘若是佳能能理性求真，那有喜會有千古未解之謎？我們現在所看見的歷史只是從史記以及歷代遺留的經典這些碎片中作填補罷了。倘若廉頗負荊請罪未被入冊記載，那麼大家應該會把它視為嫉妒人才蘭相如的罪人吧？假如蘇軾烏台詩案未被解謎，大家又會否冤枉他呢？我們並不處於當時，在碎片資訊只能定下揣測和估量，不能輕易下結論，這才是理性求真，而不是人云亦云，隨風飄幻。

然而，最讓人感嘆的是，即便我們處於現代，對於很多新聞都不一定能求真，即使我

們把新聞的鏡頭都看遍了，甚至身處現場，我們都無法立下定論。奪得諾貝爾和平獎的劉曉波，再發表民主化運動以及維權的時候，被中國政府判為政治犯。對於我們而言，這經衍生出兩個截然不同的看法和平等。只要缺少了其中一個立場，相信大家便能立即定下看法。歷代上君主比比皆是，每個朝代沒的君主都會被視為昏君，所以都被名為哀宗，例如唐哀宗，可是倘若我們能看到他們好的一面被記載或者其他皇帝才是亡朝元兇，想必他們今天的下場就不是為人唾棄了。

在很多真偽的判斷下存在着各種的灰色地帶，我們只能在既有知識下作出判斷，但總是無法球道真。真是事情完整的真相，因為真相往往會受不少因素影響，例如皇權富貴以及政治因素等等。例如國際上會有不同國家的人對各地的政治事件做出評價，例如白俄羅斯和俄羅斯近期的示威活動等等，我們對於追求民主這個資訊實在難以下一個理性求真的判斷，因為這是複雜的政治體系以及意識形態。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用我們理性的心，去讓一件在缺乏資訊或灰色地帶的事情保持未下定論的情況保留各方的立場意見，這樣才能保持社會上理性求真，而不是選擇袖手旁觀。在理性思考的世界並不是圍城，而是無邊無際的宇宙，也是我們一生中需要不斷思考的課題。理性求真不僅僅是個人的判斷，更涉及到國際上的政策判斷。

「修身，齊爾」才能保持着自己的理性求真。其實每日上演的不是偵探遊戲，而是永無止境請沒有答案的人生遊戲。不是每時每刻都可以理性求真的。